

在戰亂年代，人們的苦難與今日不同。

翻閱《光與鹽：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》（畢樂思，Stacey Bieler 著，中國檔案出版社，2009年8月出版），其中一篇講到民國初年有一個女孩，她父親自殺死亡，生活落入悲劇。兩年後，哥哥也自殺，不久，母親因病去世，而姊姊又在母親葬禮前，懸樑自盡。在這兩年之內，家中有四個親人離世，其中三人是自尋短見，而換算過來，有三人又在兩個月內相繼離世。這個女孩那時才十八歲，剩下相依為命的只有祖母和九歲的妹妹。但是，以後連這個妹妹又在毫無理由下，突然失蹤，下落不明。

十八歲的少女堅強地活下來，努力讀書；認識了耶穌基督，在上海懷恩堂受洗，也成為當時中國第一所女子大學（也是基督教學校）的第一屆畢業生。1943年，美國總統夫人埃利諾·羅斯福女士邀請她吃飯；1945年，五十個國家代表在美國起草聯合國憲章，這位女士作為國際間僅有的四位女性代表之一，參與了簽署聯合國成立的憲章。她是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博士，後亦出任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省長。

剛強是在艱苦中磨煉的；剛強，絕不是從真空中生出來的。軟弱與剛強在真實的世界裡往往只是一線之隔；兩者或也會同時存在，保羅何時軟弱就何時剛強，應是這個道理（林後十二10）。吳貽芳女士相信內在生命力的重要，而她的人生歷程是活的見證，雖然她的信仰內涵不一定是走在保守路線上的，但這不影響我們欣賞她在動亂年代所表現的剛毅和堅強。1979年，她的母校密歇根大學把為世界傑出女性專設的「智慧女神」獎，頒發給她，那年她已86歲。

上個月 Viu TV 播出波蘭猶太鋼琴家華迪史洛·史匹曼(Wladyslaw Szpilman)的回憶錄《戰地琴人》(Pianist)。史匹曼和波蘭猶太人在納粹恐怖下的生活，是真實的人間地獄。電影尾聲主角在飢寒交迫中，於廢墟大宅發現鋼琴，他彈奏了一首蕭邦(Chopin)的樂章。他彈奏蕭邦，不但因為電影序曲也是史匹曼在電台演奏蕭邦，更重要的是蕭邦也是波蘭人。蕭邦的樂曲優柔動人、美麗浪漫；但史匹曼和波蘭猶太人卻經歷了空前絕後的迫害(屠殺)！蕭邦的樂曲和二戰的猶太人遭遇，是極不協調的世界，使人聽了有悲哀之痛！電影沒有交代的故事是，早一個世紀蕭邦在法國巴黎離世，年僅39歲，遺體安葬在巴黎著名的拉雪茲神父公墓，但他的心臟卻被取出保存在波蘭華沙的聖十架教堂。因為這是蕭邦生前的願望，心要回到故鄉。

每個人的心，都有一個故鄉。肉體雖然漸漸毀壞，但內心應該越來越美麗，即便世界有苦難，內心可以美麗，因為我們有一個美麗的家鄉（來十一16）。